生生篇

生生篇

上經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何也神之也爻神者惟其誠不惟其物方盥之始誠不緣物而有旣薦之時誠則因物而將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聖人之心至誠如神信

不以聲教不以色淵淵默默立民之極蕩蕩穆穆順帝之則神矣哉其堯舜之盛際乎觀天之神道孰觀之聖人觀之也聖人觀天之道无聲无臭耳不可聞思不可測而春夏秋冬各循其序天不知也四時不知也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以天之神道也天不言而化聖人之教何待聲色政令哉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何言乎觀我生也生者人之神明所得以生者也人

而不失其本心則我生人而失其本心則我死我得其生則可以與人並生是其進也進之自我非必因時以爲通也我失其生又安能與人並生是其退也退之自我非因時以爲塞也道即是生外生生无可言道者故曰生生之謂易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用賓非朝覲仕進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後成其爲大有爲之君故利在自重而尚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生生之理人我一體我之所以自生者此理也所以生人者亦此理也九五觀所以生人上九觀所以爲生葢合天下以爲我而無不生則生生之意充滿无間矣然非我之君子何以使天下皆爲君子耶極而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便是天之神道好生之德便是聖人神道

總論

觀者觀也因人觀已名曰反觀以已觀人名曰達觀

故天子之觀觀在百姓丈夫之觀觀在四方舜之禪也自岱宗以至西嶽北嶽靡不觀也季札之適魯也自齊秦鄭衛以至四代之樂靡不觀也善哉觀乎以考風俗而識惡若衡矣以鏡古今而沿革靡忒矣此達觀之盛也然其要則反觀而已傳曰反聽之謂聰内視之謂明故日照月臨明之末也太虚洞達明之本也天下未有不觀諸已而能觀諸人者也文之蒸也遍觀厥成矣而猶曰望道未見何其密也孔之聖也如日月之代明矣而猶曰内省不疚何其切也此

觀我生觀其生而君道師道所以並隆也不然童觀者安於面墻之陋闚觀者自足於蔀屋之明而曰吾以反觀也可乎哉可乎哉

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上非受刑也乃身爲不善而自罹於刑憲也初居卦之始於象爲趾如大傳所云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則不慎於始而失其所以行矣是屨校滅趾之象也上居卦之終於象爲耳如大傳所云積惡而不可揜

罪大而不可解則聽德不聰而莫救其終矣是何校滅耳之象也象傳聰不明正釋滅耳之義人之耳爲心聽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上塞更無開悟之日矣夫獄于初猶可止于微也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已必至滅耳可不審聽而早圖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滅鼻亦五刑之一二乘乎剛是其所遇者乃强梁難化之人非加以重刑不足正其罪也膚猶肌膚之膚噬其膚而滅其鼻亦以其罪足以當此耳爲善之人

身體髮膚一不毀傷爲惡之人至自罹於噬膚之憲可不謹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噬腊遇毒非用刑而人不服也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已欲噬人而不知自噬則我以法繩諸人人又以法繩諸我是噬腊而反遇毒也小吝无咎亦小懲大誡之意耳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金矢乃九四自得金矢非爲訟人言也九四乃大臣之用刑者六五乃大君之用刑者三辟之興皆季世也噬而有得其德衰矣然不尤愈於胥失之乎九四陽德剛直剛則不靡直則不撓是得治獄之道者然四不敢以剛直自恃也方且艱焉貞焉大司寇欽恤之心固當如此也五居中而任九四之剛即鼎所謂黄耳金鉉也中則不偏剛則不弛是得治獄之道

者然五不敢以此自恃也方且貞焉厲焉大君欽恤之心固如此此也後世不察乃借周禮鈞金束矢之文以解得金矢夫未受民詞而先受金矢此豈可以訓哉周禮之非全書固若此也嗟夫束修之解一誤而壞司教之心金矢之解一誤而壞司刑之心無恠劉歆王莽爲人所口實也

總論

噬嗑聖人之刑書也聖人豈樂於用刑哉顧天下之人智則角謀強則角力誇則角辨而其中有桀驁而難

制者苟小之不懲遂釀大惡過之不儆遂成怙終如之何其廢刑也聖人知其然於是權其輕重察其難易滅趾滅鼻滅耳原情而施噬腊噬胏噬肉相機而發要以懲其始戢其終俾孚窒者輸其情而桀驁者有所制而不得遂耳然此法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之臣惓惓然於艱貞之戒用法之君汲汲然於貞厲之防葢不恃其明而常有慎重之思不恃其威而常有哀矜惻怛之意如是而已昔之論刑者始於虞書而備於周禮虞廷更飭所云五

刑五用五宅三居周禮秋官之職所云三典五刑八成五禁何其詳也乃帝之叮嚀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懇然於言詞氣色耳目之聽大司寇悉聰明致忠愛於棘木之下王且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宥然後刑焉又何謹也噫是可以得聖人艱貞貞厲之心哉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宇宙間之文不過一剛一柔間雜成章而已內體爲離以一柔而文二剛之間是天德之剛渾然充實而有和順之德以文之文之在中者何光明洞達也故曰亨外體爲艮分上畫之剛以文二柔是柔順之氣發越於外而有陽剛以文之文之在外者凡作止語默纖悉各當故小利有攸往亨利皆美詞亨以心言利以事言小利猶言周旋中禮也非不足之意天文只是剛柔如日往月來倬彼雲

漢爲章於天柔來文剛也月星无光借日之剛分剛上文柔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庶衆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可也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口才且不可以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沒其情在小人則敢如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乃舍文從質之象車馬馳驟華靡繁麗之觀也徒步自安大朴之俗也象曰義弗乘信乎文質之用各惟其宜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字如詩所謂卬須我友語所謂須友以成是也三在上正二之所須者也二合之以爲賁而須之以爲與其興起於文明也易易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如濡如文明之盛潤澤而流光者也永貞戒其文之過也威儀文詞禮之文也以其外心也中正无邪禮之質也以其內心也長守其正則文不至於滅質矣象曰終莫之陵葢文之勝則以華美相競便有陵之者永貞則於物无競孰從而陵之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一爻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四與初相賁者也初以實心而賁乎四不爲外觀四以實心而求於初不

爲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其非所以相拂而乃所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於狥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爲賁相濟而不相拂何尤之有

總論

易之有賁也天文人文豈不斌斌稱盛哉乃聖人固甚慮之也賁趾於初畧其飾也賁須於二求其輔也永貞於三嚴其防也賁皤於四崇其真也君若五而

苷同於丘園之夫相如上而恬然爲白賁之色聖人之不貴文固若此也夫聖人非惡文也天文一日无誠則天道隳人文一日无誠則人道離故寧先質而後文无以文而滅質此聖人復古之意而法天治人之大端也嘗觀周禮一書大而八法八則六典六官微而昆虫草木靡不畢具其文章多矣其禮樂綢繆矣乃周公作詩獨於不顯之文三致意焉聖人益憂其文之弊而欲其返也噫是可以得賁詞之精矣

剝總論

剝之卦陰剝陽也以造化言生長爲陽肅殺爲陰以世道言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吾心言理爲陽欲爲陰小人之剝君子也始於陰謀極於一網一網盡而世道隳矣人欲之剝天理也始於潛滋極於牿亡牿之反覆而人道滅矣世未有不培吾心之君子而能培世道之君子未有不去吾心之小人而能去世道之小人者也初之剝牀以足非人剝之履錯之咎也故曰以滅下其下學非也二之剝床以辨非人剝之濡染之積也故曰未有與其所與非也至於四爲實

其身於尋斧之埸安其危利其災且胥戕而莫之悟也夫陽明之氣非獨歉也惟其自震耳陰濁之習非獨勝也惟其自反耳三不剝陽而剝陰五不以陽從陰而以陰從陽舍舊圖新釋回增美何人之不爲天耶上之碩果不食也是夜氣之息也好惡與人相近也養之斯爲君子矣剝之斯爲小人矣舜跖之分利善之間甚可懼也嗟夫人之一身所立天地閒者惟此安宅耳剝牀不已至於剝廬茫茫宇宙容身无所柰何不思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還也人之一心渾然天理此理原是自家固有之物剝盡復生如偶失而復還於我也孔之所謂復禮是也彖曰剛反反吾之所固有也非在外也復以自知豁然貫通故亨復之始貴動一念奮發如雷斯震

此天理所以生生而不息也順者所以善其動也深造以道勿忘勿助是也復爲德之本養得其道則動罔不臧矣故曰出入无疾下仁而休從道而中皆善與人同也故曰朋來无咎泰曰朋亡而此曰朋來何也朋亡者同類之朋也朋來者同道之朋也反復其道終日乾乾也七日來復極而必變終而有始也天行即乾之天行健君子反復來復强而不息以天行之健爲行也始曰剛反乃道心惟微之初繼曰剛長則天理充積之極矣人之良心即天地之心天地之

心即吾人之心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者善之長總是一心非有二也惟迷而不復自家方寸之地原不見得何能見天地之心惟復則一念自知惺惺常存知天而天知天之未始不爲我知地而地知地之未始不爲我不過識得此眞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閉有形之關易閉无形之關難復之閉關非閉有形之關也閉无形之關也一念方萌關鍵未固種種情

識種種利賞皆得肱篋而奪之吾之天君役役營營馳騖四方其何定主之有故必黜其思慮絕其營爲喜怒哀樂渾然其未發聲色臭味湛然其未交一眞常主退藏於密方可謂之閉關如此則不營營于功利不憧憧于往來商旅之不行也天君泰然於內而不馳騖於外后之不省方也此安靜以養微陽最爲

養心要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不遠復只是復其本心二之下仁下乎初也四之從

道從乎初也仁遠乎哉道不遠人此初之不遠復也

祇平聲韓氏云祇大也韻書亦同猶言无大悔耳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之厲即惕厲之厲操心危故復善易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自考考字即考其善不善之考中行獨復守之於爲

也中以自考誠之於思也于思言致中𢍰而始於愼

獨其深於易乎

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爲得乾之精地之靜者莫

如山故惟艮爲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不違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一爻純是迷復之象迷而不復則終于利欲之塲而无復覺悟之日矣絶天之道則仰媿於天便是天災失人之心則俯怍於人便是人眚用行師者妄動也終有大敗者妄動取困也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失其天君至終其身而不能返也象曰

反君道也惟天君能役羣動而今反以羣動役天君非反君道而何

總論

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爲見天地之心而至繫辭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眞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眞見也天地之外更无人心吾心之外更无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顧可以爲遠耶是故古之賢人君子其復而厲也如雷之迅風之行

而不容停也其下仁也從道也如谷之虛川之納而不容壅也其不遠而復復而敦也如太虛之復歸其所日月之復歸其宅也不然一念少蔽便與天地不相�一息少間便與天地不相似不至於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巳而後復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巳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所以爲庶幾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爲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畫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則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爲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朴實无所囘互而於事機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

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只是一誠之通天之動物者誠也物之受於天者誠也君子代天理物一誠之外更何所事哉茂對時非春耕夏耘高黍下稻之謂也吾身之性情无一而不應天時行也中庸所謂致中和以育萬物至誠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即是此理彖曰剛爲主於內天君之主常定則天命祐萬物之主在

我則萬物育此至誠所以與天地參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一爻本義改得極好學非无爲也然農夫之爲出於人力君子之爲順乎天機爲之以天即謂之无爲可也學非无得也然農夫之得計日而收君子之得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動以天者斯爲无妄一涉乎人即妄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之災猶象傳言无妄之往无妄何以有災一匪正亦妄也其災宜也或繫之牛當以畜牝牛鞏用黃牛之義推之人之心不可一有所繫若執着不化如或繫之牛然則爲妄矣心繫於物則終放逸於外得不在我而爲行人之得失之在我而爲自致之災此所謂匪正有眚也上九之意大都若此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非固守之謂也天以正而立命人以正而立心

是乃我之固有者非有待於外也

總論

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於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種思慮俱屬妄心種種計較俱屬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爲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爲聖賢君子而僞滅性

人賊天幾微之間大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穫不菑畬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往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眚也窮而妄者也告子助長无巽偃苗尾生孝已无取硜硜嗟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徤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大畜是有大源頭學問世之學以聞見爲畜聖人之學以剛健篤實爲畜天下許多義理盡收拾胸中故爲大畜大畜本无不正詞曰利貞者正以見聖學之畜非末學之畜也剛上而尚賢就上九言上九以剛居上而尚九三之賢是所與皆正人也健而不知止未免過於健能止健是發揚者戒於太猛精進者戒於太銳健而不過所崇皆正學也皆利貞之義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似淺大畜君子一擔當世道便爲

上爲德爲下爲民不爲家食之計是乃所以答人君養賢之典也利涉大川道濟天下也

象曰天在山上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與默識同子曰多見而識之由象識心也前言往行俱是古人用心處因其言而默識其所以言因其行而默識其所以行此正所以畜德也如曰記憶之學末學而已何以爲君子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行拂亂其所爲其初九憂厲之時乎操心危慮患深

初之不妄行以取災也其爲巳之利孰大焉

六二輿説輹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二之脱輻其時止而止乎夫畜之未固而役役焉於車轍馬跡之間此心之中東馳西騖其尤多矣惟自脱其輻外者不入而引於内内者不出而馳於外此中之所以无尤也

總論

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爲日新

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爲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之脫輻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㢮惡易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者豈刑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窒慾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順之而自消强制之功遏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牿必

防其漸豶豕之牙必相其機夫亦以鉤距之屏迹不若候明之潛消蘗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牿而厲二以豶而脫四以牿人者自牿五以豶人者自豶是相拂而未始不相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為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為天衢則何怪其措足之差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養也養已養人皆養也此卦下三爻皆就養已言二三爻皆就養人言觀頤觀其所養之人也自求口實觀其養之於已也孟子言以善養人言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此皆是養人之正言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貴養其大者爲大人此便是養已之正以正自治而身心性情胥得其養矣以正治人而天下國家胥得其養矣要之明德親民總非二事未能正已

固无以養人未能正人亦安得謂之養巳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頤之養德養身不出言語飲食間夫善養之枝葉皆本根吐納皆神運不善養之爲淫爲詖一醉夢中人耳且曰愼曰節皆能及民不止一身之養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

六二一爻當以初九六三之爻義推之下三爻皆主於自養者故初曰朶頤三曰拂頤以其居動體而不

以正自處也二亦居動體是心馳於世味而身艷乎紛華於頤爲顛而於自守之經爲拂矣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丘高也于丘頤言其居高位而得所養然養之不正往而得凶矣象曰行失類言其所與者皆小人之類而非正人君子之類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二顛頤而凶四顛頤而吉何也二狥人而喪巳者也四舍巳以用人者也以眈眈逐逐之心而用之狥人

則爲欲心以耽耽逐逐之心而用之求賢則爲道心
顧所養之正不正何如耳

總論

頤者養也人君欲養天下非養賢何繇哉然賢者必
以道重其身然後爲人君重人君必輕其身以下賢
而後爲國家重自養貞也養賢亦貞也此頤之所以
貞吉也夫邪正之辨嚴矣人之一身聲色臭味之欲
交引於外而嗜欲好名之念又勃然炎起於中倘非
以道義自閑而不勝其狥欲之心則人主亦何賴於

若人爲者至於人主一身天下之中其欲者尤爲不小或以倖中或以佞中或以貨中交中者多則爭伺其意便而賢人亦何所恃以自結於君也故就下而言靈龜貞也朵頤非貞也拂經拂頤非貞也就上而言躭躭正也逐逐正也順從正也下以正而結於上上以正而信乎下此所以成由頤之功而與天地之養萬物者並隆也噫養得其道則有所躭而非世味有所逐而非外物若顛而可以相濟似拂而可以相成不然則爲養小之小人而已觀者辯之

六過

九三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彖曰棟撓本末弱也爲初上皆柔而發也本弱則无以强幹於其始末弱則无以令圖於其終宜其撓也乃爻之棟撓獨歸於九三何哉夫當大過之時必有維持之道圖之於其本則可因本以及末圖之於其末則未免因末以廢本矣三四居卦之中俱有維持世道之責然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末過之

先故其弱者可得而振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
於已過之後則其弱者亦終於弱而已象曰不可以
有輔言失其所以匡輔之道也又曰不橈乎下非有
加也能使天下之不橈而已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二五之爻亦就本末取象二比乎初是方過之始而
相與以圖其本也五比乎上是旣過之後而相與以
維其末也枯楊二句一是遠象諸物一是近象諸人

曰枯曰老皆過也生稊是生生之本也生華則其上雖榮不可久矣女妻是生生之本也老婦則陰陽相與未有能生矣曰過以相與則雖過而不終於過曰亦可醜則識之不蚤圖之不預欲有所爲而人已竊笑其後其何濟之有

總論

道以中庸爲至而智者賢者之過竟與愚不肖同科夫道則何過之有哉然德有偏全勢有輕重全則若於難兼重則若於難返彼拘方守轍之士方回視而

却步而聖人獨徐徐焉安起而收之於是天下之視聖人以為希世絶倫之事而不知聖人固率其常性盡其常道而一毫無所加也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茲其大過之時乎故論其時則兢業時幾是白茅之藉也愼而過者也即揖讓放伐廢立殺兄斷然為之而不疑亦未始非愼也剖心自明是滅頂之凶也忠而過者也即抱器存祀佯狂受辱愛其身以有待者亦未始非忠也枯而能生若見以為奇而不出乎盈虛之物理老而相得若見

以爲異而不出乎夫婦之造端彼聖人所以扶本末之弱而收棟隆之吉者惟其知時者豫耳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理之常也由本而及末先始而令終事之常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順其常而已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下之至險者莫如水而有淵源者亦莫如水水流不盈是源泉之混混而盈科後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是放乎四海而朝宗有常也象之人心不盈其有主之虛乎信其精誠之極乎此所謂有孚也孚則實心完具而內之險不得以困之故心亨虛則素位而行外之險不得以阨之故行有尚不然者私意充塞如荆棘之叢安能以虛而遊於世妄念繁興作止无常安能以誠而動乎物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枕字猶言安枕險而不自安於險猶有出險之日險而安於險則安其危利其災矣其何用之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一爻以樽酒爲一句簋貳爲一句用缶爲一句酒而一樽簡矣簋而有貳簡矣且用缶尤簡矣脫末世之繁縟而崇太古之忠信兹其所謂有孚者乎象傳所云原无衍字晁氏削之何其不知古人之立言

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之坎不盈殆所謂水流而不盈乎虛中以受天下朴素以先天下何險之不平也曰中未大正見其異於好大喜功之流耳

總論

天下之事處順易處逆難孔子論仁而徵之造次顛沛中庸論道而極之于夷狄患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哉特患人

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於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亦終於入坎窞抑於險枕束於嶶纆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論也吾觀造化之流忽而飄風倏而震雨雷霆晦冥雪雹驟至而太虚之運不爲小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而可憂忽而可愕置之空乏之處之疢疾而此心之自得不爲少動者其性定也惟其性之定也故視利害順逆之

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窞皆坦涂也險枕皆順境也徽纆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阻不能自振甚者昏夜乞哀覬覦計較是時未險而心先險也亦可慨矣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明也麗也必有所麗而後成其明也彖言重明即

象之繼明便是大學明明德工夫麗正二字已含利貞之意柔麗乎中正則舉卦體以明之耳人之一心炯然靈明本无不正但人往往不求其本心故意想之明偏主於内闇見之明偏主於外而始失其常明之正矣貞者至虛至靈无待於外也堯之欽明歸於克明峻德文之緝熙歸於仁敬孝慈信此之謂貞而已畜牝牛者順之至也遠邇卑高順其序而不敢拂也勿正勿助順其天而不敢驟也不貞則無以爲明而不順亦何以爲貞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不繼其明而將入於晦也心德一晦七情皆蕩鼓缶而歌喜之極者大耋之嗟憂之極者不如彼而喜則如此而憂憂喜无常暗莫甚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四无所容以火炎于上故突于上而益驕凡飄忽閃爍狡獪而不可方物已非正人君子況突如而來矜

高侈肆喑啞叱咤之流乎如此之人威傾勢壓觸之爛靡之焦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亦有死棄而已矣

總論

乾坤者陰陽之祖坎離者陰陽之中上經始乾坤而終於坎離以得其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坎之中實在人則爲誠離之中虛在人則爲明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夫明豈易言哉明之本在身而其用在國家古之聖人嚴之於聲色貨利之防而顧諟常新謹之於在宮在廟之間而

緝熙常貫彼豈徒爲是竭精耶良以日新其德俾其賁草木光四方昭昭乎其无所不照也今夫從飛螢視燭火則燭火明矣從燭火視列星則列星明矣從列星視日月則日月明矣彼一曲之學飛螢之明也文士之學燭火之明也賢人之學列星之明也聖人之學日月之明也聖人之明其存也无瑕其運也无間經之乎倫物散之乎紀綱而无所不在者也故有得於明者咨嗟於未亂非過計也明灼其幾也奮揚于征伐非窮黷也明察其隱也敬愼於始進非畏

意也明不可過也持中於對越非違則也明不可偏也此君臣相與以成文明之治者也无突於明則突如之禍不可長也无益之嗟不可救也履錯之咎不可解也奈之何而不愼哉

生生篇上經二終